

LONG SHE NOUBI

动地无声

— 郑植笔耕录

■ 郑植著



LONG SHE ZOU BI

动地走笔

— 郑植笔耕录

■ 郑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蛇走笔：郑植笔耕录/郑植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3

ISBN 7 - 5059 - 3997 - 1

I. 龙... II. 郑...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7947 号

书 名	龙蛇走笔——郑植笔耕录
作 者	郑 植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馨 张朋智
责任印刷	邢尔威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47 千字
印 张	10.875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59 - 3997 - 1/I·3105
定 价	22.60 元

序

辛 明

美好的世界，主要是天才的人用手创造的。认识博大的世界，也主要是通过天才的人用笔来描绘的。而只有勤奋的人，才能成长为天才的人。天才源于勤奋。

郑植，出生于四川仪陇县，十六岁就离开天津的家远去新疆，后又工作于天津、香港，当过教师、创作员、记者、编辑，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他就是在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天才的人。他不仅在记者、编辑，企业工作中做出业绩，而且也写出了精彩的文章。他在创造世界、描绘世界两方面都做出了成绩。

人物专访的文章，写的人很多，但写得既短小又独具特色的并不是很多。我喜欢读郑植写的人物专访的文章，是由于我也当过记者，专门写人物专访，深知写这种文章的难处。篇幅有限的报纸，要求人物专访的文章极苛刻，要篇幅极小、内容极丰，又各具特色。用这尺度来读郑植的专访文章，我是十分佩服的。郑植的文章句句言之有物，篇篇各有千秋，把极其丰富的内容，浓缩于极短的篇幅之中，他能做到这点，是因他写人物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抓住能体现这一人物本质的东西，择最典型的事例，以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来写，读起来篇篇给人新颖之感，寓教于悦目爽怀之中。读他的文章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2 龙蛇走笔

确实应该出版这一部书,也值得一读,特别是对于广大爱好文学的初学写作者,读了会有借鉴和实用的收益的。故而,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书。

1992年3月于北京

目 录

一位老师的剪影	(1)
任仲夷同志一席谈	(11)
将军戎马少林功	
——记许世友上将	(19)
春日访巴金	(27)
一笔心灵上的“债”	
——忆吴老伯箫	(33)
未曾带地图的旅人	
——萧乾纪事	(40)
一位“中将司令官”的自述	(51)
在北京听石慧	(61)
霜叶红于二月花	
——访《鸦片战争演义》作者辛大明	(68)
散记杂文作家赵超构	(72)
她是一朵云……	
——小记香港散文作家李默	(76)
走近舒巷城	(83)
苏阿芒的路	(89)
闲情逸致的奥秘	(98)
香港文艺评论家——忠扬	(102)
香港影视怪杰——徐克	(107)
这不是神话	
——天津市西青道一条街的变迁	(116)
香港识倪匡	(125)

2 龙蛇走笔

他无愧于逝去的年华·····	(134)
名家肖铜·····	(140)
打不死的峻青	
——被神秘绑架之谜·····	(145)
香港翻译家杜渐·····	(156)
且说关山月·····	(161)
香港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何紫·····	(168)
他的身后是一片绿阴	
——记孙犁·····	(173)
香港林燕妮答问·····	(177)
黎汉持之谜·····	(184)
杜宣与戏剧·····	(192)
古苍梧谈诗·····	(196)
他,在香港文坛崛起	
——访散文作家张君默·····	(203)
会开动三只车轮的厂长	
——记张立昌·····	(207)
我和周润发·····	(219)
在篝火旁·····	(227)
广告女郎·····	(230)
卢沟桥新观念·····	(245)
铁姑娘牧马班·····	(252)
有两座山,山下有两条小溪·····	(254)
在《长城》壁毯下·····	(256)
边境线上·····	(259)
“绿色的网”及其他·····	(264)
石狮一小街·····	(266)

名将许世友	(269)
香港行	(303)
扑面而来的香港气息	(307)
香港夜总会一瞥	(310)
一楼乎？一凤乎？	(315)
横跨马路	(319)
救救孩子	(321)
黄大仙门下	(323)
人的称呼遇难	(326)
香港人打电话	(329)
香港出版业	(331)
电车叮叮当当的双重奏	(333)
调景岭之梦	(336)

一位老师的剪影

聂荣臻元帅，身材修长，儒雅，文静。凡是了解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有着叱咤风云的大将风度，而且还是一位运筹帷幄、羽扇纶巾的辅国文臣哪！

我们这儿拍摄的，仅仅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生活之剪影……

子夜的北京

1949年。

秋夜，融融月光如水，天空繁星点点……中南海的灯光却如同白昼。然而，聂荣臻同志却不习惯夜间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来，聂老总（人们这样亲切称呼他）认为不正常的工作秩序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们需要正常的工作和休息。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当天处理完每天的事情，从不把工作带进家门。

身穿藏青色中山装、英姿焕发的聂老总，不仅办事雷厉风行，工作效率高，而且，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深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赏。

2 龙蛇走笔

一天,周恩来总理找来了聂老总,亲切地说:“荣臻同志,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的主要精力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你的担子会更重,要多担当一些军内工作,军队的建设工作……”

聂老总一向沉默寡言。他默默无闻地重新安排时间,取消了中午小憩,下班很晚才回家。尽管这样,聂老总仍不改变“今日事,今日毕”的工作习惯。

北京的子夜,对于习惯夜间工作的毛主席,如虎添翼。夜啊!充满生机的夜,它时时在酝酿和捕捉新的一天的战机……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也常常在晚上召集开会。一星期里的好几个晚上,不是主席要聂老总开会,就是总理要聂老总开会必到;更多的则往往是主席和总理同时召集开会。这样一来,聂老总多年的工作习惯一下子被打乱了!

聂荣臻同志渐渐消瘦下去……有时彻夜未眠,困极了用冷水擦把脸……聂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着急起来:日久天长,这样下去怎么能吃得消。

“不用担心,好同志哟。”聂老总操着一口四川江津口音,笑了,“有办法,有办法哟!”

“什么办法?”大伙儿奇怪地问。一个星期日,终于来临了。这一天,聂老总不安排任何工作,从早晨一直睡到下午四点。蒙头大睡一天,一周的疲劳全都跑光了。

“这下好了哇。”一大觉醒来,聂老总乐呵呵地说,“这一个星期的觉,都被我今天睡完了啊,哈哈哈哈哈……”

但好景不长。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聂老总星期日的睡觉时间也被挤掉了。

“聂老总,”秘书范济生焦急地找他,“这怎么成呀,您身体会累垮的呀!”

聂老总听了，肃然正色道：“习惯是可以随着环境改变的嘛！我们主席常常坐在马桶上还阅读文件，审批报告。他不是照样不分白日黑夜在工作吗？”

真假聂荣臻

庭院里，一丛丛白菊花绽放了，清香飘逸，生机勃勃，笼罩着一种安谧的气氛。

聂老总惟一的休息，是饭后在庭院散散步。他把散步作为调剂精神进行积极休息的方法之一；同时也可以同秘书、警卫员聊聊天，了解一些民情。

1950年3月的一天傍晚，中南海的风格外轻柔，聂老总兴致很好，走在最前面。走着走着，聂老总突然发现身边没人，回头一看，秘书范济生和一名警卫同志在悄悄嘀咕着什么。聂老总不高兴了，说：“大声点嘛，有什么事背着我不讲的？范秘书，你在搞什么鬼呀？”

范济生扮了个鬼脸，支支吾吾不肯说。

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早晨，范济生从各地转来的来信中，发现一封奇怪的信。拆开一看，老范的肺差点气炸了，这人真是胆大包天！范济生越看越火，他怕聂老总知道会生气，整整憋了一天。可谁知道被聂老总一眼看了出来。

“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范济生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

“奇怪的信？信在哪里？”聂老总生气了，“你为什么不转给我呢？”

聂老总严肃地盯着范济生，老范只得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聂老总听了，“快，”他十分着急地说，“去把信给我拿来看看。”

4 龙蛇走笔

聂老总拆开信，哈哈地乐开了，连连说：“搞错了，搞错了嘛！我是四川人，怎么会有个河北的老子？有趣有趣……重名重姓，哈哈……”

这封信，寄自河北冀县。信是一个老农民写的，信上写道：“荣臻吾儿，见字如面。多年未见，没想到你今天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我可高兴了。你现在是司令，还是大市长……可孩子呀，多年失散，你怎么不认我这个老子了哇！孩子，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你的下落呀……”信后面，有署名并注明了日期。

“范秘书呀，”聂老总转过头来问，“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封信呀？”

“不批评这糊涂老人就算便宜了他。”范济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聂老总沉思了好大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使不得，小同志哟，这位老人失去了儿子，心情该多么着急。我们都是人民的儿子呀，每个共产党员的职位再高，都是人民的儿子呀。你赶快回封信，而且信要写得热情。还要给他们组织上写封信，就说我说的，好好帮助查找查找另一个聂荣臻呀……真假聂荣臻，有意思哩。”

这后一句，把范济生又逗得乐了起来。

卖掉戒指，太好了

寒冬退去。春天，又来到中南海。中南海湖滨那柳条上的嫩黄细叶，泻出了无限春意……

这春意，仿佛在倾诉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廉洁奉公的故事：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聂老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全国

解放初期，聂老总惟一的一个妹妹远道从四川来看他。

兄妹多年不见，喜不自禁。同聂老总妹妹一同来京的一个叔伯弟弟提出来想在北京上学。聂老总说：“你上学可以，但有一条，必须自己去考，考取不上你仍回四川；可无论如何不准拿我的名字去当招牌。”

聂老总的妹妹也十分同意，她知道兄长的脾气，她来北京，哥哥也是约法三章的：一不准妹妹动用公家的车，看病等一律坐公共汽车。二不准动用国家一分钱，一切开支从聂老总自己津贴费中付。三不准借用公家的财物，一切困难自己设法克服解决……

那位年轻人还真被录取上了，不久，他要求仍回老家去，但口袋里没有分文，怎么办？拿什么做路费？聂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找到了管理处长，爽直的管理处长一口应允：“这有什么为难的，一切路费我包了，花多少钱实报实销。”

这事很快被聂老总知道了，他找来管理处长，劈头就问：“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你有多少钱慷国家之慨，吹大牛？告诉你，国家的一分钱也不准动！”

那时，聂老总每月只有津贴费，家里没有积蓄。聂老总回到家里商量解决路费的办法，一家人七拼八凑都凑不够路费，可真急坏了。

看到这一切，那位叔伯弟弟的心里也十分不好受。突然，年轻人一拍脑门，大声嚷了起来：“好了，好了，我想起来了，有办法了。”

聂老总忙问：“小鬼，你有什么办法呀？”

“我记起来了，”年轻人一蹦老高，“我这儿还保存了一个金戒指，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我想把它典卖了也许能值几个钱。原来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大的人物……”

“这么大的人物怎么样呀？”聂老总抚摸着叔伯弟弟的头，亲切地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呀。好了，好办法，卖掉戒指做路费，太好了，就这么办。”

事后，有人说聂老总太不近人情。聂老总听了，严肃地说：“什么才叫人情？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应该明确分开。一个共产党人决不能损公肥私……”

好嘛，下雨了

抗美援朝那几年里，聂老总几乎累垮了。每天，办公桌上的电报都有一尺多厚，但无论多么紧张，聂老总每天下班前，都要在办公室保险柜的一个玻璃架前伫立一会儿……

这又是什么呢，能引起聂老总如此浓厚的兴趣？原来是聂老总身边一个参谋从一架 B-29 型飞机的残骸上取下的一只气压表。

连日来，闷热的白昼溽暑蒸人，全国到处几乎久旱不雨……我们的聂老总日夜关心着农村的灾情啊！这只气压表还挺灵验哩，那指针下降到一定指数，没错，天还真有雨下，十回九准！

每天，聂老总都要来这里，他的头微微下倾，仔细观察指针指数的变化。他不时偶尔转过头去，贴近窗口，望着远方的山河、田野、庄稼，眉毛眼睛蹙成一个疙瘩。

“老总，好了，好了，快看，下降了！”一个参谋欣喜地跳了起来，聂老总弯腰看着气压表，认真地数着，高兴极了，大声地喊了起来：“是的，是的，今晚会下雨……”

果然，这天晚上，北京城普降喜雨，聂老总大清早读报，他看到全国各地普降喜雨的消息时，站在窗前，高兴地笑出声：“好嘛，好呀，下雨了……农民高兴了，我也高兴呀……”

聂老总的家风

国有国魂，家有家风。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这是社会的细胞。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常常只知道聂老总能征善战的英雄业绩，对聂老总感人至深的家风，却很少了解。

聂老总对亲属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对野心家林彪的“夫人办公室”深恶痛绝。他反对宣传他自己，更不让亲属出头露面炫耀自己，直到现在，人们也很少知道聂老总夫人的名字和家庭状况。

张瑞华同志，是一位贤惠醇厚的好同志。她与聂老总是结发夫妻，多少年来，老夫妻俩患难与共，互相体贴，恩爱甚笃。

聂老总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累得病倒了，怎样让聂老总好好养病，瑞华同志绞尽了脑汁。

有时，瑞华同志约好秘书，一起要聂老总打扑克牌。好容易劝说动了，谁知聂老总一玩起扑克又十分认真，不过，最多玩十分钟又走了。扑克牌游戏的名字叫牵猪赶羊，为了吸引住聂老总，瑞华同志串连三方联合一起，想故意激聂老总多玩一会儿。可聂老总一看就明白了，不愿意地嚷了起来：“你们还玩不玩，友谊第一，不准搞‘阴谋’嘛，正经一点，不准捣鬼……”

聂老总的病稍微好一些，瑞华同志硬拉着聂老总同警卫人员玩玩乒乓球。聂老总握拍一上台子，瑞华同志使了个眼色，警卫同志故意把乒乓球扣得远远的，要聂老总多走点路去捡球，聂老总急忙说：“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了不准搞体罚吗？你们这是变相‘体罚’！”

聂老总和瑞华同志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儿哪有不心疼的呀？可聂老总对女儿要求十分严格，他不要对女儿有什么照顾，而要的是女儿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

聂老总的女儿聂力同志，早在白色恐怖时期（聂老总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就被寄养在上海农村一个贫农家里，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回到二老身边。聂力从小在农村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好作风。在北京上学时离家很远，从来不乘坐爸爸的车。她开始乘公共汽车，后来就骑自行车上学、上班。每个星期天，聂力还为警卫同志上文化课。她从不搞特殊化，与聂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得如一家人。

在聂老总的家里，人们只会有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不正之风是吹不进这个院门的。

早在五十年代末，张国华同志从西藏回北京开会，看望聂老总时专门送来十个麝香。聂老总看了看，叫来供给处的一位同志说：“个人留下没有什么用，全数交公好了。……”

聂老总的秘书劝道：“这是国华同志送给您个人的，同志之间的友谊嘛！麝香是高级药品，你身体不大好，留下几个吧。”

“不！一个也不留。”聂老总手一摆，秘书再也不吭声了。

有时，四川老家也来人来信，要聂老总批给他们农用的机械材料等，聂老总是劝告他们说：“我这个人，只能代表个人，一个字也不能批。中央有中央计划，省有省的统筹安排，通过组织解决比什么都强。”

1952年，以聂老总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乔巴山的葬礼。根据国家规定，代表团每个成员需要制作一套呢子衣服。聂老总听了说：“不要让国家花钱了，穿一次就放在那里，有必要吗？我看找同志们商量一下，在供给处借几套就行了。”回国以后，聂老总又挨个督促，必须如数交还。

多年来,聂老总两袖清风,凡是聂老总自己撰写的稿件得的稿费或是以聂老总名义得到的稿费,他分文不要,全数送给八一小学。

衣帽整洁绝非小事

聂老总不仅生活俭朴,而且十分严谨。他不吸烟,不喝酒。在他的办公室,不准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嘻嘻哈哈。

聂老总最喜欢干净、整洁。他的衣服总是那么洁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也是梳理得整整齐齐。有一次,聂老总一家决定到任弼时同志家看看。已经走到半路了,聂老总一声不吭又折转了回去,张瑞华同志和秘书被弄得莫名其妙,难道老总又想起了什么紧急事情?

不大一会儿,聂老总快步赶了回来,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整了整头上那顶洗得发白的军帽。原来刚才走得太急,忘了戴帽子,聂老总又回家端端正正戴好帽子赶来。

又一天,聂荣臻同志发现身边一个秘书穿了一双崭新的皮鞋,可没有系鞋带,他没有吭声。第二天,聂老总又望了这位秘书一眼,秘书同志愣住了,聂老总盯住我干啥?

“你的鞋是什么新产品,为什么没有鞋带呀?”聂老总望着他,眯缝着眼睛。

“我……”秘书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军人要有军人的风度嘛,”聂老总和颜悦色,语气里又明显地带着批评,“衣帽整洁决不是小事,这代表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呢!难道能让人相信,一个人生活上稀稀拉拉,干起工作来会有条理?”

聂老总的衣食住行就更简单朴素了。打开他的衣柜,找不